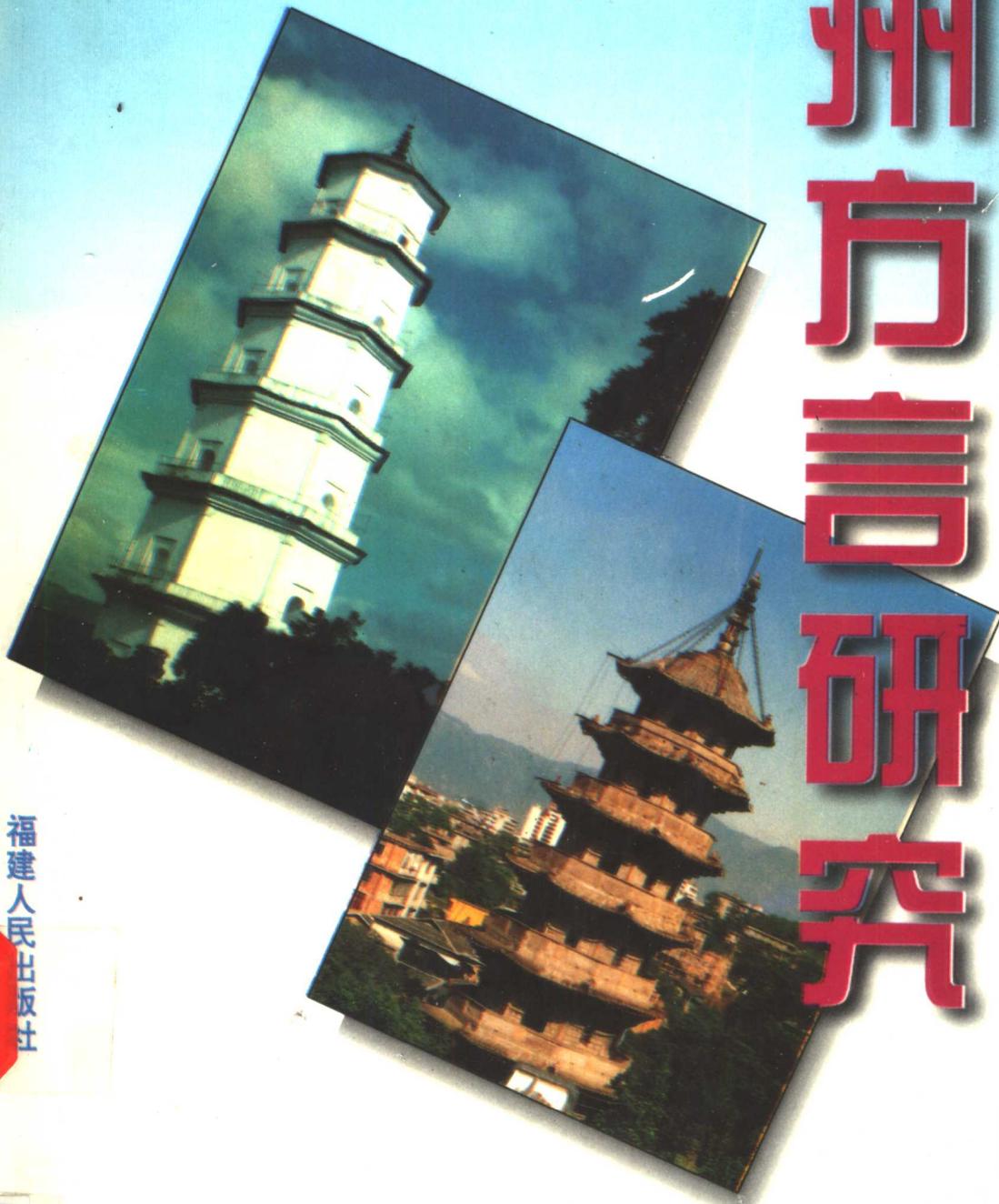


■ 陈泽平 著

福州方言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7.1

福州方言研究

陈泽平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方言研究

FUZHOU FANGYAN YANJIU

陈泽平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富贵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火车站桂山路 109 号 邮编 350013)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4.25 印张 4 插页 338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1—03080—1

H·106 定价：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汉语从古到今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分化成汉民族共同语和纷繁复杂的汉语方言。因此，要全面了解汉语的现状和历史，除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之外，还必须研究众多的汉语方言。而闽方言是特点最多的汉语方言。它长期来受到人们的注意，调查研究工作也开始得很早；尤其是近 20 年来，对闽方言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发表的成果也越来越多。由于闽方言有丰富的特点，保存了众多的古汉语成分，因此研究闽方言，不仅对汉语方言本身的研究，对汉语历史的研究，而且对语言理论的建设，以至对我国社会人文历史的研究，都有不寻常的意义。

福州方言是闽东话的代表方言，在整个闽方言中也具有重要性。它不但有丰富的语言特点，而且有汉语方言中最复杂的语音变化机制。福州地区早在秦汉时就已经建制，所以它在闽方言中历史最悠久。福州地区和吴方言区相邻，所以它在研究吴闽方言密切的历史关系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方言实在是值得人们投入毕生的时间精力去研究的。从 1930 年陶燠民《闽音研究》发表时起，半个多世纪来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不过无论是和闽南话、闽北话相比，还是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这些研究都还显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这显然是和福州方言的价值和地位不相称的。

非常高兴看到陈泽平同志的《福州方言研究》出版。笔者以为，本书是改变上述状况的第一部著作。它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是发掘深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都有相当充分、深入的叙述。其中根据变韵在附近地区的不同表现推测它的形成过程，内容上和方法上都属新成果。语法方面发掘的广度和深度，是研究闽方言的专著中至今还不曾有过的。词汇方面，由于作者参与编著的《福州方言词典》已经问世，所以涉及较少，但许多内容也是前人未曾道及的。总起来说，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分析细致的著作。预期闽方言的其他代表方言很快会有和它相当或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可以想见，今后整个闽方言的研究必将会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展开。

不仅提供丰富的方言材料，而且有研究的方法和观点的说明，是本书的第二个优点。目前的方言研究著作多以整理分析方言材料为主，这对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是方言材料的发掘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怎样从不同方言中归纳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语言现象，探索它们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讨论探索的方法，总结理论，就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这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提出来的要求。它不但不会影响方言材料发掘积累的继续进行，而且会促进整个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提高。本书在这一方面做得还不够理想，但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已经可以给人极大启发。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不足之处，但并不会影响到全局。

本书作者研究福州方言多年，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小结。这既是他努力的结果，也和他作为福州人这一天赋的条件有关。愿他今后能有机会在这块宝贵的学术沃土上不息地耕耘，不断收获新的成果。

王福堂

1997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福州方言的声韵调系统	(7)
第一节 声母系统	(7)
1·1 单字音声母	(7)
1·2 声母的语流音变	(8)
1·3 声母类化的语音学分析	(11)
第二节 韵母系统	(12)
2·1 单字音韵母	(12)
2·2 连读中韵母的变化	(15)
第三节 声调系统	(16)
3·1 单字音声调	(16)
3·2 连读变调	(17)
第四节 声韵调配合关系	(20)
4·1 声韵调配合的特点	(20)
4·2 音节全表	(20)
第二章 常用字同音字表	(26)
第三章 历史比较音韵	(59)
第一节 福州音系与《广韵》音系的比较	(59)
1·1 声母的比较	(59)
1·2 韵母的比较	(61)
1·3 声调的比较	(65)
第二节 文白异读的比较	(66)
2·1 声母的文白异读	(67)
2·2 韵母的文白异读	(68)
2·3 声调的文白异读	(70)
第三节 城乡异读字音的比较	(71)
第四章 《戚林八音》时代以来的语音演变	(75)
第一节 《戚林八音》的声韵调	(75)

第二节 变韵现象的比较研究	(76)
2·1 变韵与本韵的关系	(76)
2·2 变韵与声调的关系	(77)
2·3 韵变过程的分析	(79)
第三节 《戚林八音》韵母系统拟测	(84)
3·1 现代福州话与《戚林八音》的韵母对应	(84)
3·2 历史比较法的运用	(85)
3·3 内部拟测法的运用	(88)
3·4 《戚林八音》韵母系统拟音	(90)
第五章 福州方言的词源考证	(91)
第一节 福州话的本字考释	(91)
1·1 词源探索中的“觅字”与“寻音”	(91)
1·2 生僻的本字	(92)
1·3 常用字的方言特殊义	(96)
1·4 方言词源与古代的异体字	(98)
第二节 《广韵》无考的字音	(99)
2·1 灰	(100)
2·2 凝	(100)
2·3 拾	(102)
第三节 辨义的非文白异读分析	(104)
3·1 方言的辨义异读与古汉语的四声别义	(104)
3·2 方言特有的一字两音各义	(105)
3·3 方言词孳乳分化的途径试探	(108)
第六章 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特殊构造	(111)
第一节 名词的重叠式	(111)
第二节 动词的重叠式	(113)
第三节 单音节动词分音式	(114)
第四节 动词的衍音式	(116)
4·1 反复貌衍音	(116)
4·2 随意貌衍音	(116)
4·3 简捷貌衍音	(117)
第五节 形容词的重叠式	(118)
第六节 形容词的生动形式	(121)
第七章 数量词、方位处所词和时间词	(123)
第一节 数词的特点	(123)
1·0 福州话的数词系统	(123)
1·1 系数“蜀、两”	(123)

1 · 2	系数“蜀”的省略	(124)
1 · 3	“二十”和“四十”的合音及“六、八”的音变	(124)
1 · 4	约数	(124)
1 · 5	分数“成”与“半”	(125)
第二节	量词的特点	(125)
2 · 1	适用面较大的个体量词	(126)
2 · 2	比较特殊的物量词	(128)
2 · 3	比较特殊的动量词	(129)
2 · 4	比较特殊的时间单位、长度单位	(129)
2 · 5	量词受“大、嫩”修饰	(129)
2 · 6	“数量名”结构表受事	(130)
第三节	方位、处所词的特点	(130)
3 · 1	方位词系统	(130)
3 · 2	方位词的语音特点	(131)
3 · 3	表处所的后缀“咅”	(131)
第四节	特殊的时间词	(131)
4 · 1	时间词举例	(132)
4 · 2	日期和星期	(132)
第八章	代词系统	(134)
第一节	人称代词	(134)
1 · 0	基本的三身代词：我、汝、伊	(134)
1 · 1	复数表示法	(134)
1 · 2	人称代词作定语	(135)
1 · 3	第一人称复数的包括式	(135)
1 · 4	反身代词和他称代词	(136)
1 · 5	统称和遍称	(136)
1 · 6	谦称和倨称	(137)
第二节	指示代词	(137)
2 · 0	近指和远指	(137)
2 · 1	指示事物	(137)
2 · 2	指示处所	(138)
2 · 3	指示方位	(139)
2 · 4	指示时间	(139)
2 · 5	指示性状	(139)
2 · 6	指示程度	(139)
2 · 7	复数表示方法	(140)
第三节	疑问代词	(140)
3 · 1	甚毛	(140)

3 · 2 底	(141)
3 · 3 也	(142)
3 · 4 傢夥	(142)
3 · 5 怎怎	(142)
3 · 6 溪勢	(143)
第九章 介词系统	(144)
第一节 福州方言介词系统的概貌	(144)
第二节 夹、着、住、屈	(146)
第三节 当、肘	(148)
第四节 趁、邇	(150)
第五节 乞、共	(152)
第六节 掏、拈、获	(154)
第七节 凭、在、含	(155)
第八节 其他常用介词用法举例	(156)
第十章 副词和连词释例	(158)
第一节 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	(159)
第二节 表示重复、频率的副词	(160)
第三节 表示程度的副词	(162)
第四节 表示范围的副词	(163)
第五节 表示情状、语气的副词	(164)
第六节 连词	(167)
第十一章 肯定、否定与反复疑问句	(170)
第一节 怀	(170)
1 · 0 怀	(170)
1 · 1 “怀”与普通话的“不”比较	(170)
1 · 2 用“怀”构成的反复疑问句	(170)
1 · 3 “是怀是”及其合音虚化形式	(171)
1 · 4 怀使	(171)
1 · 5 怀囉	(172)
第二节 “无”和“有”	(172)
2 · 1 “有、无”作动词	(172)
2 · 2 “有、无”表示估计性比较	(172)
2 · 3 “有、无”作副词	(173)
2 · 4 “有、无”与结果补语	(174)
2 · 5 “有、无”配合构成反复疑问句	(174)
2 · 6 “有无”虚化为语气词	(175)
2 · 7 “有能嗨”与“无能嗨”	(175)

第三节	“能”和“会”	(175)
3·1	“会、能”的功能	(176)
3·2	“会、能”与可能补语、状态补语	(177)
3·3	“会、能”配合构成反复疑问句	(177)
3·4	“会使”与“能使”	(178)
第四节	“未”和“莫”	(178)
4·1	未	(178)
4·2	莫	(179)
4·3	“怀、无、能、未”比较	(179)
第十二章	动词的“体”标记	(181)
第一节	完成体	(181)
1·1	咯	(182)
1·2	嘞	(184)
第二节	持续体	(185)
第三节	进行体	(187)
第四节	经历体	(188)
第五节	起始体	(189)
第六节	继续体	(190)
第七节	已然体	(190)
第八节	短时体	(193)
第十三章	受事前置的动词谓语句	(196)
第一节	处置句	(196)
1·0	“共”与“将”	(196)
1·1	“共字句”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句”	(196)
1·2	动词前缀“掏”	(197)
1·3	特殊格式——“伊”复指受事主语	(197)
1·4	“共”字的来历	(197)
第二节	被动句	(198)
2·0	乞	(198)
2·1	“乞字句”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句”	(198)
2·2	动词前缀“搦”	(198)
2·3	虚指的施事	(199)
2·4	对“共、乞”同音现象的讨论	(199)
第三节	受事主语句	(200)
3·0	受事作主语	(200)
3·1	“不定指”名词前置	(200)
3·2	必须前置的受事	(201)

3·3 受事名词作小主语	(201)
3·4 “共字句”变换为受事前置句	(202)
第四节 双宾句	(203)
4·0 双宾句按动词意义分类	(203)
4·1 双宾句的变换分析	(204)
4·2 双宾句的歧义分析	(204)
附录：福州人说普通话词汇语法典型错误分析	(206)

引　　言

1·0 福州方言

1·1 福州方言是闽方言中重要的一支。《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认为闽方言至少应划分出闽东、闽南和闽北三种次方言，福州话则是闽东次方言的代表。又据《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的“福建汉语方言分区表”，闽东方言区下分福州话、福安话、福鼎话三片，福州话又再分出福州音和古田音两类，具体分布如下：

福州话 福州音——福州、闽侯、长乐、福清、平潭、永泰、闽清、连江、罗源

古田音——古田、屏南

福安话 福安音——福安、宁德、周宁、寿宁

霞浦音——霞浦

福鼎话 福鼎音——福鼎

这个按层次划分的方言系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闽东方言内部差异的情况，也与闽东人对自己及周边方言的一般印象相符。有趣的是，近几十年来行政区划不时地有所调整，现在福州市所辖的五区八县市正是上述的“福州音”分布范围。

1·2 1988年由朗文（远东）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用方言地理学的同言线图方法处理方言分区，用“狗”说“犬”这一词汇特征从闽语中划出“闽东区”，又根据韵母和声调的关系再分为两片：

①侯官片（十三个县市）：福州、闽清、闽侯、永泰、长乐、福清、平潭、罗源、古田、宁德、屏南、连江、尤溪

②福宁片（六个县市）：福安、寿宁、周宁、柘荣、霞浦、福鼎

根据该书“闽语”一图的说明：侯官片除尤溪等个别地点外，凡今读阴平、阳平、上声、阳入的字，都是“紧音”韵母；凡今读去声（包括阴去和阳去）、阴入的字都是“松音”韵母。紧音韵母里主要元音的舌位比松音韵母较高或较前。例如“丁亭顶直”读紧音，主要元音是[i]，“镇阵滴”读松音，主要元音是[ɛ]。福宁片六县市都不分“紧音”和“松音”两套。

地点方言是一个具体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要素；而方言区或方言片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一个“区”或“片”的中心是清楚的，边界是模糊的。语言在时间轴上的演变是连续渐进的，共时的地域性差异也必然呈现出连续渐异的景象，泾渭分明的方言区界限即使不是没有，也是由十分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造成的特殊情况。在闽东这一片区域上似乎不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片结果有些差异，这是因为划分方言区域的方法和目的不尽相同，而研究者面对的语言事实是相同的。

2·0 福州方言的形成

2·1 福州方言形成于何时是一个很难解答甚至是无法解答的问题，语言演变是渐进的过程，地域性的特征是逐渐累积加深的，明确的断代都难免失之于武断。但保守一些估计，最晚至唐代闽语已经显露出鲜明的方言特征，大约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唐代文献就有“福佬”的称呼，可见以方言为特征的区域性民系已经形成。《汉语方言概要》指出：“‘古无轻唇音’，唐代沙门守温的三十六字母已分离了重唇‘帮滂并明’和轻唇‘非敷奉微’；‘古无舌上音’，而《切韵》已有舌头舌上之分，除‘端透定’之外还有‘知彻澄’。这两种语音变化表现在闽语以外的所有汉语方言中”，“可以说闽语是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经历中古时期这方面的语音演变。这个特点应该在唐代已经开始表现”。当然，这是闽语十五声系统的共同特点。唐代诗人顾况的《团圆》诗：“团圆郎罢，心摧血下。”自注云：“团圆，音蹇，闽俗呼子为团圆，父为郎罢。”按“团圆”通用于整个闽语区，而“郎罢”似乎是福州话（闽东方言）所独有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方言特征词之一。

2·2 闽原为古越族的居住地，汉人大量入闽是西汉末以后的事情。据周振鹤、游汝杰（1992）的意见，两汉间入闽的汉人主要来自古南方方言的吴楚地区，汉末三国晋初这一百多年间的移民数量最大。这些操古南方方言的移民或从陆路翻过仙霞岭进入闽北，或走水路沿东南海岸南下，在罗江（福鼎）、温麻（霞浦）、原丰（福州）、东安（泉州）等海口处登陆。在福州登陆的移民又逐渐溯闽江而上开发闽江流域。另据袁家骅等（1983）的意见，晋以后移居入闽的汉人主要来自中原地区：东晋永嘉时“衣冠八族”南迁避乱；唐武后时陈政、陈元光从光州固始县到福建来“征蛮”；五代时也是来自固始县的王潮、王审知父子据闽称帝，都城设在福州。晋以后的这三次汉人入闽高潮带来的应该是当时中原地区的北方话。这样看来，福州话既有古代南方吴楚方言的来源，又有层层叠加的古中原方言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古越语“底层”成分的存在。我们说方言口语是保存古代语言特征的活化石，说方言是不同年代的语言特征层层积累的结果，这些都是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法，突出了历史方言学和考古学相似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视了方言首先是方言社区的交际工具，自身是个鲜活的有机体，任何来源的成分都融入了这个有机体，不同的历史层次融成一个共时的平面系统，而且总在创新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来源大致相同的闽东话、闽南话、闽北话等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至相互间几乎完全不能通话。

3·0 研究福州方言的文献资料

3·1 最早的完整反映福州话音系的资料是《戚林八音》，该书是由两本同类的福州话韵书合辑而成的。一本是伪托明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另一本是伪托康熙年间的福州显宦林碧山的《太史林碧山珠玉同声》，乾隆十四年合辑印行，流传二百余年而不衰，至今福州人对这本印制粗劣、脱误频仍的方言韵书仍喜爱有加。有署名晋安者为乾隆本的《戚林八音》作序，说：“……求其优于齐民方言者尤莫善于戚公之《八音》、林公之《字义》二书。顾是书也，历时久远，传写滋误，彼此分行，构觅维艰，识者憾之。今特重加校正，汇成一集。”乾隆年间已“历时久远”，以致连书名都混乱了，它们面世的年代应该可从乾隆再往前推一二百年。这两部方言韵书的编排体例大致相同，基本上就是没有注出具体

音值的同音字表。以戚书为例，韵母和声母的代表字分别勉强地串成歌诀，正文先分成三十三个舒促相承的“字母”即韵，每个韵依次与十五声母拼合，再分出七个声调。林书比戚书多分出一个“怀”韵，两书选用的声韵代表字不同，排列顺序不同，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差别。

《戚林八音》是已知的南方方言韵书中年代最早的一部。它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稍后陆续问世的《汇音妙悟》(泉州话)、《雅俗通十五音》(漳州话)、《潮声十五音》(潮州话)、《建州八音》(建瓯话)等一系列闽方言韵书，在汉语辞书史上应该占重要的一席。《戚林八音》也是福州方言研究的开山之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方言史资料。可惜《戚林八音》编者想解决的只是当地人的“载酒问字之劳”，也由于缺乏适当的表达手段，对于福州话中大量存在的“有音无字”的口语词，《戚林八音》只能付诸阙如。例如“初”字母基本上是个白读音的韵母，《戚林八音》在这个字母中只列了寥寥几个字。

3·2 《福州话拼音字典》(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是美国传教士 R. S. Maclay 和 C. C. Baldwin 编撰的福州话字典，1870 年初版。以前出于语言学以外的原因，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编写的这类方言词典的学术价值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客观地说，这是最早一批运用描写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从《福州话拼音字典》的引言中可以看出，有一些当地的知识分子作为合作者兼发音人参加了编写工作。这部字典为福州话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并在“前言”中对当时福州音系做了描写说明。应当承认，这两个洋教士具有相当高的语言学修养，他们使用当时西方语言学界流行的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 的音标系统来描写语音。我们知道，这套音标还用于当时一系列描写印度语言、太平洋岛屿土著语言和北美印第安语言的语言学、人类学著作。描写声调显然是西方人最感棘手的部分，《字典》编者特意引用了另外两个传教士 Charles Hartwell 和 M. C. White 对福州话声调的专题研究报告。Hartwell 对福州话的每一类的调值都从音高、音质变化、音强变化、是否曲折和音长五个角度加以考察，其细致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五度标调法。White 除了描写单字音声调，也粗略地描述了连读变调以及城乡口音在连读变调上的主要差异。《福州话拼音字典》正文部分的编撰显然倚重于“前言”中一再提及的《戚林八音》，估计编者是依靠当地的塾师，参照《康熙字典》对《戚林八音》进行整理、增补，加上拉丁字母拼音后重新按音序排列。编者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把“字”作为西方语言“word”的对应单位，双音节的复合词和短语统统被当做“phrase”，每个条目解释了字义之后再罗列有关的常用词语。由于这部字典有了拼音方案，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口语词也可以收集起来，排列在相应的音序位置上，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戚林八音》在这方面的缺憾。据编者自己的统计，这部字典共罗列了 928 个福州话的基本音节（不分调）；有字的“目”8311 条，写不出汉字的“目”1242 条（其中很多实际上有字可写，是“字”的白读音），附在各字目下的词语共三万多条（多半是书面语）。这部字典对于我们了解近一百多年来福州话语音词汇的演变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3 中国学者运用现代描写语言学方法研究福州音系的最早成果应该首推陶燠民的《闽音研究》。这篇出色的论文发表于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册，1930 年在北京出版。科学出版社于 1956 年影印出版了单行本。《闽音研究》标写福州城内语音系统，先分析声母、韵母、声调，其次叙述声母类化和连读变调，最后就福州音与古音及北京音作了简单的比较。陶氏分析声母韵母使用国际音标，调值的描写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五线谱法，与如

今通用的五度标调法很接近。《闽音研究》的突出贡献是率先概括出了声母类化规律和连读变调规律，对研究福州话特别复杂的连读音变有筚路蓝缕之功。《闽音研究》对 50 年代发表的福州音系研究论著有极大的影响，陶氏对韵母音值的标音以及他概括的福州话声母类化律和连读变调律往往被直接引用。笔者认为参考《闽音研究》要注意两点，其一，陶氏描写的福州音系距今已大半个世纪，不能不注意到在同一个音系格局下具体音值的变化；其二，陶氏使用国际音标的习惯与现在国内学者的一般习惯略有不同，引用陶说不能只看他的标音，还要仔细琢磨有关的文字说明。

3·4 50 年代以后是福州方言研究的繁荣时期。比较系统地提供福州方言基本资料的著作首推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言字汇》、《汉语方言词汇》这两部系列著作中的福州方言部分。这三本书在 60 年代初出了第一版，内容还略嫌粗糙，后经王福堂先生精心修订，于 1983 年至 1995 年间又先后出了第二版。《汉语方言概要》第十一章描写了福州音系；《汉语方言字汇》中罗列了近 3 000 个常用字的读音；《汉语方言词汇》中收集了 1 200 多条常用词语，可以看作是福州话基本的分类词表。后两部书都是将福州话作为全国 20 个方言代表点之一与其他方言的材料对齐排列，对观察福州话与其他方言的关系、进行方言比较研究尤为方便。仅就福州话而言，这两部书受编写目的和编排方式的限制，内容还不够丰富，尤其是词语不能充分释义，一些最具方言特征的词语由于在其他方言中缺乏对应而不能收录。

3·5 署名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有 1962 年的讨论稿印行。该书是在 50 年代方言普查基础上编写的大型调查报告，其中的闽东方言概况部分主要介绍福州音系，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由于这部书仍是讨论稿，语言材料处理得还嫌粗糙，而且由于是集体编写的，各部分之间不够协调，可以看出不同执笔者的水平略有参差。

3·6 冯爱珍的《福清方言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该书是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的成果之一，以地点方言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书中对福清方言音系的细致分析，词语和语法例句的收集整理都很见功力。福清话和福州话同属一个方言小片，二者大同小异。作者熟悉福州方言的资料，并将“通过相邻方言的比较，从方言内部的系统上了解表面的异同现象，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福州话”作为调查研究福清方言的主要目的之一。这部著作无疑是达到了这一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3·7 福建师范大学的李如龙、梁玉璋等合作编写的《福州方言词典》1994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词典收录福州城区口语常用的而且与普通话有词汇差异或语法差异的词语六千多条，按该词典设计的福州话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字母顺序排列。每个词语都分别用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两种方式注音，多义词分项释义，动词、形容词、副词及一部分名词的释义还辅以例句。《福州方言词典》是迄今为止福州方言词汇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编写者都是长期从事语言研究并熟悉福州话的学者，语言材料翔实可靠。由于词典的编写兼顾了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性，正文中没有对词源、词义演变、词的语法变形、语音特殊变化等作详细说明，方言词语的用字也尽量从俗，为此，编者在正文之后用几个附录加以弥补。另外，这部词典以狭义的方言词为收词立目的范围，与普通话只有语音差异的词一概不收录，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利用有限的篇幅多装载有方言特色的“干货”，与《现代汉语词典》形成互补。另

外，江苏教育出版社也将在近期内出版冯爱珍编撰的《福州方言词典》，《方言》季刊已在1996年第二期发表了该词典的“引论”。

除了上述的重要著作，80年代以来梁玉璋、李如龙、郑懿德、陈泽平等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福州话的一些有特色的语音现象和词汇语法现象，丰富了福州话的研究成果。

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福州话的研究状况大体上与其他主要汉语方言的研究同步进展：语音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以《福州方言词典》的出版为标志，词汇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语法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书以较大的篇幅分专题讨论福州话的语法，也意在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4·0 本书内容简介

4·1 福州话是重要的南方汉语方言之一，前贤的著述为笔者的研究铺垫了良好的基础。为了避免过多的复述，本书没有按调查报告的框架安排章节内容，“常用字同音字表”是讨论任何语音现象的基本资料，也是方言的语素集，以前没有正式发表过，本书用专门的一章收录。限于篇幅，本书割舍了在一般的方言调查报告或方言志中占很大篇幅的分类词表和成篇语料，请读者参阅《福州方言词典》和前面罗列的其他文献。

4·2 本书所研究的主要作为地点方言的“福州话”，即福州市中心区的方言，第一章对音系的描写和分析以及第二章的同音字表都严格地限于福州城内口音，以求系统内部统一。福州话的“声母表”、“韵母表”基本上自1930年的《闽音研究》以来一脉相承，本书按照描写语音学的原则和现在福州话的语音实际把“n~l”合并为一个音位，指出这两个辅音在单字音层次上是自由变体，在连读音变层次上是条件变体。声母部分还对连读中出现的所谓“类化声母”重新做了语音学分析和音理解释，韵母部分也对福州话的韵母做了新的系统分析。第三章第三节作城乡异读字音的比较，一方面是对经“内部单纯化”处理的“常用字同音字表”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对福州话语音的内部分歧做简单的历史层次分析。第四章讨论《戚林八音》时代以来的语音演变，则是在“广义的福州话”范围内展开比较，这个范围包括《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所称的“福州音”和“古田音”，与《中国语言地图集》的“侯官片”也大致相当。这一章重点讨论了福州话韵母依声调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并兼用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构拟《戚林八音》韵母表。第五章考证福州话词源，除了运用《广韵》《集韵》考音义皆合的“本字”，还讨论了“灰、凝、拾”等切韵系韵书不能解释的福州话字音和一字两音各义的词汇孳乳现象。

第六章及以后各章都是对福州方言语法的专题描写和讨论，依据的语言材料仍是来自城内口音的福州话，但所描述、分析的语法现象在整个闽东方言区内大致是共同的。研究方言语法在方法论上的难题是如何做到既反映出语法的系统性，又能集中讨论方言语法的特点，避免炒普通话语法的冷饭。本书的做法是选取方言特点比较集中的几个专题分章作较全面细密的描写分析，游离于各专题之外的一些零散的语法特点只好留待他日再做体例合适的文章。第六章描写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分音、衍音变形及其语法意义。第七章列举数量词、方位处所词及时问词的特点。第八章代词系统、第九章介词系统都尽可能做到有所侧重地反映这两个封闭类的系统全貌，特别留意每一个重点描写的介词与并存的动词义之间的联系。第十章介绍副词和连词。第十一章围绕否定词讨论否定、肯定和反复疑问句，包括对“有无

句”和“会侩句”的分析。第十二章讨论各种“体”意义的表达手段，第十三章讨论几种受事前置的句式，包括处置句、被动句、受事主语句、小主语受事的主谓谓语句和双宾句间接宾语前置的变换式。

福州话与吴语、粤语比较起来，显然缺乏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书面表达传统。民间传抄的评话脚本、歌谣等用字杂乱，各行其是。方言学者的论著在本字的认定，同音字、近音字或同义字的选用上也不尽相同。福州话中有许多现在还说不清来源的常用词语，虚词的语音弱化、合音、语流音变使得汉字表达左支右绌，丰富的实词衍音变形更直接对方块汉字的应用提出挑战。在讨论语法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设法克服的就是书面表达上的障碍。本书中作为讨论对象的语法关键词在第一次出现时都加注了音标，能说明词源的也都尽量加以说明。方言语料中写不出合适的汉字的就直接夹用国际音标。方言语句后的括号内是相应的普通话翻译。整句翻译的句末标点符号一律省去。

4·3 “福州人说普通话词汇语法典型错误分析”是一项配合现代汉语规范化和中小学语文教学所作的应用方言学研究，这项研究得到福建省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福州人说普通话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典型错误主要是受福州话词汇语法的影响，即应用语言学所说的“母语对第二语言（方言）的负迁移”。附录中列举的例子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说，是亟待规范的“典型错误”；从方言研究的角度看，它们正反映了福州话词汇语法特点中最具活力的那一部分。

笔者学力未逮，闻见有限，书中的语言材料或分析议论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出。